

Une vie littéraire

一种文学生活

黄荭

一种文学生活

黄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种文学生活 / 黄荭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649-3150-6

I. ①一… II. ①黄…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法国—文集 IV. ①I565.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4926 号

一种文学生活

著 者 黄 荭

责任编辑 杨全强 张引弘 陈晓菲

责任校对 张 珊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20千字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此处不需要序言

鲁 敏

如题。因此接下来你所读到的，只是一段话，谨遵黄荭之嘱，写在前面而已。有时候我们会顺从于形式与仪仗上的构成，这有助于趋向宁静，如同趋向人群、火苗与陈旧的器物。

我与黄荭的往来，不属于频繁走动型，有事则热络，无事则淡然。这种交往颇为适意，亦不易因时日而生冷。但这种适意需要共同的底子来做担保。我们的底子，起码有一个：文学。

文学这样东西，广谱意义上说，人人都是与之相通的，都有切己的体悟，多多少少都有些实践与介入。因此，我们也比较容易从文学的胃口、偏好、程度深浅上来互相认领，像独特的扫描仪与通关口。这种文学上的信赖，盲目、乐观、通透，甚至会超越彼此的肉身与现实局限。我看这书里，黄荭对杜拉斯奶奶的体识，跨越代际国度，延绵二十年之

久，或将继续流动下去，更近乎家眷血脉之亲……

我所认识的文学切片意义上的黄荭，阅读量巨大，兴趣广杂，好奇心、游戏心、耐心与爱心一样不缺，同时还葆有一种中学女生式的勤奋，出书、译作、做学问的速度堪比野草在疯长。我对成功或名声不大敏感，有时还有保留地回避，但对认真的、努力做事的人物本身，则持有顽冥的敬意，我本能地也想站到这样的队伍里去，成为其中的一个。这或也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一种比较落伍的价值观。落伍也无妨的，步子慢慢的，影子长长的，寂寞而愉悦吧。

当然黄荭并非寂寞之人，或者说，那种寂寞之意只在她的内部。从外在构成上看，她总有各种动静，翻译领域内的、传媒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性的、生活小调调的等等，从这本书的目录便可以瞧出这种浑不吝的广度，左牵黄右擎苍，忽而铁血忽而玫瑰，好像随便打开一道门去，她都能生发出她的所有，这种杂家本领，或也是专业译家须得持有的一种资质与特异功能，如同一位随和性子的人，随便跟谁坐下来，都可以谈笑风生，甚至达到某个层面的知己——黄荭的确也很善谈，直接把时间的话筒交给她吧，这里真不需要什么劳什子序言。

案头积了太多的书
和灰尘
欠了太久的文字
在这个春天
像一个废弃的园子
惊蛰过后
杂草丛生……

《无题》，黄荭

目录

重现的普鲁斯特	1
没有谁的日子……	19
杜拉斯的电影情结	31
杜拉斯之季	42
色也。空也。	51
不疯魔，不成书	63
奥斯曼帝国的幽灵	70
粉红系，治愈系	80
“玫瑰”的故事	92
“是谁到地府一游，又为了什么？”	100
爱猫札记	107
哲学、政治、文学和偶尔跳出来搅局的性	122

最后一个莫西干人：莫里斯·纳多	133
2008 法国文学奖：法国的，世界的……	142
以小说之名“怀旧”	151
向左走，向右走？	158
“中国经验”的祛魅写作	169
译事：作为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	185
最好的和最坏的年代	202
“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211
不能承受之真——小说与虚构	217

重现的普鲁斯特

一

上个世纪初，加斯东·伽利玛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街头偶遇，前者立刻被后者“极其温柔的目光和无动于衷、漫不经心的神情所打动”，两人一见如故，当时马塞尔尚未在文坛出道，而加斯东已是鼎鼎有名的文学杂志社 *nrf*（《新法兰西评论》，伽利玛出版社的前身）的掌门人。1913 年秋，文艺男普鲁斯特找了几回伽利玛，希望把《追忆似水年华》（也译《寻找失去的时间》、《追寻逝去的时光》等）交由他出版，但纪德和 *nrf* 编辑部的审稿人很快就被两叠五百五十页厚的稿子和公爵夫人家没完没了的饭局弄得不胜其烦，于是斩钉截铁地把稿子拒了。普鲁斯特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后找到了格拉塞，后者看都没看书稿就爽

快签约，因为普鲁斯特说自己埋单。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于当年11月14日出版，反响热烈，纪德重读之后追悔莫及，主动写信给普鲁斯特道歉：“拒绝这本书将是 *nrf* 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我这一生做过最后悔、最内疚的事。”只有伽利玛可以打友情牌来挽回败局，普鲁斯特领他的情，格拉塞也买他的账。1918年《追忆》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由伽利玛出版，虽然当时75岁高龄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哀叹：“生命太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这本晦涩的大部头还是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1919年获奖，裹上印着“龚古尔奖”字样的“腰带”走进了普通读者的视野。这是 *nrf* 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腰封。

二

《追忆》花去了普鲁斯特人生最后的13年（1909—1922），这部未竟巨著的出版历时14年（1913—1927），它在中国的译介更是一场漫长的时间之旅。从作家之名的引入到全译本的推出，从围绕书名的讨论延伸到普鲁斯特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时光荏苒，在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消费社会，重现的普鲁斯特带着病态的苍白面容，像一

朵卡特里兰花一样缱绻暧昧，引人发梦。

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3 年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号上刊登的一篇小文：“新死的两个法国小说家”，小文的作者是沈雁冰。

去年十月与十一月间，法国失去了两个大文豪，一是陆蒂（Pierre Loti），一是普洛孚司忒（Marcel Proust）。

.....

普洛孚司忒于 1862 年生于巴黎，他曾为烟草制造家；1892 年《妇女通信》出版，始显名。1909 年被举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他和波尔吉（Bourget）作风相同，而观察之深入，描写之精致，则胜于波尔吉。他也是属于所谓“心里的自然主义”一派；他想把心理派的心理分析的描写法和自然派的客观描写法并和为一，而使之调和。他的最好的作品是那些研究“妇人心理”的长篇。1889 年出版的《茹佛姑娘》和 1894 年出版的《半贞女》都极有名。

.....

欧战以后，他的著作更受人欢迎，前昨

两年法国最广销的小说就是他的 *Du côté de chez Swann*，及连续者。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巨著——现代文坛上希有的大企图，——1913年第一卷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出版后，1918年又出续卷 *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此卷即得1919年之大奖者），直到去年11月18日死，又接着出了四卷，然而全部还没有完。

关于普鲁斯特前后不搭调的介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究其因其实简单，两位马塞尔被张冠李戴了，前半段介绍的是马塞尔·普雷沃（Marcel Prévost, 1862—1941）的生平，“欧战以后”才拨乱反正切回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正题。在小文的最后，年轻的茅盾为普鲁斯特英年早逝深感痛惜：“陆蒂和普洛孚司忒的死，法国文坛上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陆蒂的创造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他对于文学界的贡献已多，倒还不甚可惜；若普洛孚司忒则正在创作的时代，忽然去世，真是世界文学界重大的损失了！”

这段半页纸的简略介绍并没有撩拨起中国读者对普鲁斯特的兴趣。1932年《现代》杂志第一卷第四、五、六期上都曾提到普鲁斯特，只寥寥

数笔带过。在第四期上戴望舒翻译了倍尔拿·法意（Bernard Fail）的《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从凯旋门到达达（1918—1923）》，法意把《追忆》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和纪德、瓦莱里的作品并举，认为他们创作的共通点就是“不入调的音调一样奇异地”爆发。在第五期上施蛰存翻译了赫克斯莱（Aldous Huxley）的《新的浪漫主义》，英国评论家同情被“巴黎的真正进步的年轻人”猛烈抨击的普鲁斯特。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完全不符合这些所谓的进步青年的审美和理想：“他们嘲笑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们蔑视理智和秩序，而且很不合论理地，他们虽然继续着著作和绘画，但他们却认一切艺术为浪漫时间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理想生活是一种充满了运动，喧嚣，机械，和社会性的动乱的生活。”说实话，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普鲁斯特也不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诉求。在第六期周起应（周扬）一篇名为“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中，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普鲁斯特成了洋靶子：“至于资产阶级的文学呢，它是已经没有未来了；它所有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它自身的过去的历史。它再也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了。

它顶多只能产生出分析一个妇人的微笑竟费了六页篇幅的那样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手淫大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所以，如果不断然地和资产阶级诀别，把自己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只‘死抱住文学’，‘斤斤于艺术的价值’，甚至还想‘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你不但创造不出好的文学，而且简直是使文学堕落！”

1933年7月10日和17日，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连续刊载了曾觉之（1901—1982）为纪念普鲁斯特辞世十周年写的两万字长文《普鲁斯特评卷》，分绪论、普鲁斯特之生活、普鲁斯特之著作、结论四部分，还配了六帧作家不同时期的写真照（“儿童时代之普鲁斯特”、“漂亮交际家普鲁斯特”、“恋爱中之普鲁斯特”、“壮岁徘徊之普鲁斯特”、“中年厌倦游乐之普鲁斯特”、“老去幽居恍如隔世之普鲁斯特”）和两帧小说手稿照。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介绍、分析、评论这位对于法国读者而言都嫌生活过于迤迤细致、行文过于晦涩冗长的作家。在曾觉之看来，这部“一个神经质、一个感觉很是敏感的小孩的长成史”所呈现出来的“新鲜感”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甚至是精神层面的。“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中，想以精微的分析力显示真正的

人心，想以巧妙的艺术方法与科学合一；我们不敢说他是完全成功，但他的这种努力，他使这种努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后来的人是不能遗忘的。他实在有一种心理学，一种从前的文学没有的心理学；他将动的观念，将相对的观念，应用在人心的知识上，他发现一个内是崭新而为从前所不认识的人。这是近代的人，近代动的文明社会中的人。”触摸到心灵幽微隐秘的深处，将私底下的自我连同岁月经年的沉淀都铺陈开来，普鲁斯特寻找的是湮灭在时间长河里等待被再次激活、再次唤醒的生命体验。“我思故我在”在普鲁斯特这里成了“我回忆故我在”。曾觉之说普鲁斯特“开辟出许多法门方便后人可以再进”，也的确，一百年来，《追忆》中泛滥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就是身处物质文明被无限放大的消费社会中现代人用来安抚“存在焦虑感”最常见且行之有效的创作手法。或许是受了曾觉之这篇评传的影响，1934年2月2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登了卞之琳译的《追忆》第一卷开篇的几段文字，题为“睡眠与记忆”，译文随后收入1936年卞之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窗集》。

三

此后虽然偶尔有零星的介绍和译文，但普鲁斯特似乎被尘封在某个记忆的盲点。新中国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完全迎合了特定时代语境下的文化政策：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领，以延安文学为导向，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革文化命，“兴无灭资”的工农兵文化一统天下，用柳鸣九的话说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片焦土，寸草不生，只存在‘一曲国际歌，八个样板戏’的大统一、绝对纯的始皇式的局面”。

文学的复苏和改革开放步调一致，新的政治空气让中西方关系再度逆转，西方一改被妖魔化的阶级敌人的形象，再次以输出新文化的启蒙者的姿态步入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再次掀起大规模译介热潮，从古到今各种思潮和流派纷至沓来。“现代派”更是让中国文坛两眼放光，贴着“现代派”和“意识流”代表作家显著标签的普鲁斯特再度浮出水面：1981年，桂裕芳译的《小马德兰点心》和《斯万的爱情》出现在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卷二的开篇；1982年，《大百

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里出现了袁树仁编撰的词条“马塞尔·普鲁斯特”，《外国文学报道》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别刊登了徐和瑾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冯汉津的《法国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及其〈追忆往昔〉》；1985年《世界文学》第四期刊登了廖星桥译的《西尔瓦尼子爵之死》和华青译的《梦（外四篇）》^[1]；1986年《外国文学欣赏》第三期、第四期和1987年第二期上连载了刘自强译的《追忆流水年华》选段约两万字；1986年《外国文艺》第四期上刊登了郑克鲁译的普鲁斯特早期文集《欢乐和时日》中的两个短篇——《维奥朗特，或迷恋社交生活》和《少女的忏悔》；1988年，《国外文学》第二期刊登了王泰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普鲁斯特》，《世界文学》第二期刊登了徐知免译的《追忆逝水年华》选章《孔布莱》……

也就在八十年代中期，法国掀起了出版普鲁斯特新热潮，1987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让-伊夫·塔蒂埃（Jean-Yves Tadié）主持的七星文库版《追忆》，同年弗拉马里翁出版了让·米伊（Jean Milly）的校勘版。国内译林出版社也摩拳擦掌、

[1] 外四篇分别为“湖边邂逅”、“散步”、“宛如月光”、“栗树”。